

輔仁大學
叢書
天壤閣
甲骨文存
陳垣著



天壤間甲骨文存

并攷釋

唐蘭著

沈兼士題



序

清同光之際，陳介祺、潘祖蔭、吳大澂、王懿榮諸氏，並篤好古器物，精鑑別，金石、陶玉、兼收並蓄。於時，古物溢出，若燕、齊、古匱及封泥、爰金之屬，竝前世嗜古之士所未得見者。至於殷虛卜辭，更無徵於載籍，足以震駭世俗，方聞之士，猶或疑之。庚子，甲骨初出，魯之賈人挾而之燕京，王氏首以厚值得之。未幾，殉於義和拳之變，其藏歸丹徒劉鶚。劉氏又續有所獲，羅振玉氏為選集千片，曰《鐵雲藏龜》。徐詒讓氏曰之作契文舉例，於是學者多知有甲骨矣。其後好古者競事藏弄，而以羅氏為最富。既集殷虛書契，又為之考釋，王國維氏更取證古史，多所發明。然後卜辭之學與彝銘並重。迄中央研究院發掘殷虛，其學之範圍愈益廣大。然其最初鑒定之者，乃王氏也。王氏後人既以所藏歸劉氏，尚頗留其精粹，其後又散佚，歸於福開森氏者三十餘片。金陵大學已為印行。余與王氏次子漢章先生稔，昔歲晤於天津，蒙其以拓墨二冊見假，並許其傳布。昨夏又於輔仁大學圖書館見拓本一冊，首有王氏長子漢輔先生題語，中多與前兩冊複出。知亦王氏故物，又並在福氏所獲之外。余追惟王氏始鑒定之功不可沒，又感漢章先生之厚意，乃合三冊，去其複重，得百有八片，輯為《天壤閣甲骨文存》。其間大部未經著錄，第廿一片之骨白所刻卜辭，與在他處者同，為前此所未見，尤關重要。乃商於沈兼士

先生由輔仁大學印行。議既定，因循迄於歲末，余將南行，亟以付印。凡有所見，異夫時賢，輒為考釋，列於後卷。治斯學者，庸有取焉。甲骨之初發現，歲為庚子，王氏既以其年卒，余又適以是年生，事之巧偶，有若是者。既撰集王氏所藏，念生平志業，百無一成，而余年忽焉四十矣。民國肇建，余方讀於商業學校，既卒業，改習醫學，既為人診疾，又頗厭之，而學為詩詞，稍博覽，思輯文選注所引古書，並為晉書注。九年冬，盡棄所業，就學無錫，同學有熟習段注說文者，余由是發憤治小學，漸及羣經。居錫三年，成說文注四卷，卦變發微、禮經注箋、孝經鄭注正義、棟宇考、閭閻考各一卷。嚴可均王筠之治說文，多援引彝銘，余作注亦頗采用吳氏之古籀補，因漸留意於款識之學，及讀孫詒讓之古籀拾遺及名原，見其分析偏旁，精密過於前人，大好之，為古籀通釋二卷，款識文字考一卷。於時初知有甲骨文字，取羅氏所釋，依說文編次之，頗有訂正，馳書叩所疑，大獲稱許，且介之王國維氏。余每道出上海，必就王氏請益焉。十三年春，遂因羅氏之招，至天津，館於建德周氏。居津凡七年。初以羅氏之屬校本艸經，屬稿僅半，以故輟業。擬輯諸緯及古小學書，校補全上古三代秦漢六朝文，訂正殷虛文字類編，均未成。居傳周學淵氏工詩詞，余亦好之，日從諸詞客遊宴酬唱，稍疲考證，僅為白石道人歌曲旁譜考一文，又擬為唐宋燕樂曲考，亦未成。其後又好讀程朱之書，更泛覽譯籍，與近人

新著所好弥廣矣。民國十八年，余已三十，編將未及商報文學周刊，始重理考証之學。二十年春，東游遼瀋，金毓紱氏約余編東北叢書，高亨氏又約余講尚書於東北大學。時重理許書，病其不足以範圍古文字，始用自然分類之法，擬作名始。席未暇暖，猝遭禍變。十月十八，浮海未歸，所携書二篋，均卜辭彝銘，謂處窮可以著書也。旅居多間，重輯金文著錄表，但成鐘鼎兩類。嘗編商周古器物銘，又作彝銘考釋十餘篇，為古器物銘學，均已付印，卒未成書。次年春，代顧頡剛氏講尚書於燕京北京兩大學，秋後遂入北大講金文及古籍新證，旋又代董作賓氏講甲骨文字，而師範輔仁清華中國諸大學亦相繼約余講古文字，兼及詩書三禮，迄今又七年矣。所編講義有尚書研究古籍新證先秦文化史等，均未竟。於古文字之學，初編鐘鼎文字研究，實為名始。繼分甲骨鐘鼎為兩種，頻年脩訂，未有定稿，惟所作古文字學導論已印行。余於卜辭文字，致力最久，所釋倍於前人，聞者或以為夸誕，予省吾氏促余寫定，因成殷虛文字記一卷。方寫印續記，重訂導論，再遭喪亂，均未卒業，其印成者，都為劫灰矣。講學之暇，嘗作雍邑刻石攷文之輪廓久定，屢經修正，尚未脫稿。馬衡氏約余為故宮博物院特約專門委員，擬編故宮青銅器圖錄，因變中輟。劉復氏屬余撰集北大所藏卜辭，易稿三次，因循數歲，而劉氏墓有宿艸矣。經變後始為編定，刊傳之期，尚未知何日也。卜辭材料既富，

非有精密之分類，不能董理。作卜辭類編，甲骨之斷折者，復合之，作契合編。劉鶚、王襄兩家所藏甲骨，舊有印本，漫漶失次，均重為編次。所藏古匋拓本六七十紙，去其複重，為古匋匯。又集諸印譜所載為古鈐匯。又為說文箋正、玉篇疏證、切韻疏證等書。前歲以來，作六朝法書攷，以遺煩憂。又以漢末反語，起於雙反，作反語考。凡此皆積稿累尺，未能寫定。十餘年來，所作考證文字，無慮數十萬言，時思撙為一集，亦終未果。余嘗欲既廣，易為環境所牽轉，往往割棄未半，已別肇端緒。又好為長篇鉅製，而多無成功。至於一篇既竣，不敢輕出，反復詳審，或經數載，猶未刊定。以是心有所得，大抵未筆於書，而筆於書者，又多未公於世。志學以來，所欲論述者甚多，今垂衰老，惟古文字與秦以前歷史文化，稍具體系，然心意雖有開悟，下筆轉更艱鈍，草一短文，或且浹旬經月。生丁亂離，又將遠行，恐旦暮不虞，填委溝壑，故於是編，期以必成。屬稿兩月，屢愆行期，一月十五，巖君指背，未獲奔馳，五內崩裂，觸發痼疾，備嬰荼毒，強勉執筆，僅得終卷。卜辭研究，自雪堂導夫先路，觀堂繼以考史，彥堂區其時代，鼎堂發其辭例，固已極盛一時。然尋按諸論，尚多蓋闕，已定之說，時復舛誤。蓋文字之學，自為專門，但恃比較，無異面牆，純以意會，便成穿鑿，或者忽其瑣屑，無復深思，或者昧於系統，隨文生義，故猶多罅隙，有待補苴。且辭者積字而成，不講字學，而欲通貫其辭，猶之射覆，即有中者，亦非真

知。甚者以文害辭，如謂燧^{讀若}人為登人，讀東^{讀若}牛為刺牛，侵^侵伐入於弱牧，牢禽獲歸之畢弋，遞相沿襲，曾莫之悟。學者乃欲藉此以尋考史實，鈎稽文化，抑亦失其本矣。余初治小學，端宗許書，繼攻款識，漸生疑義，三十以後，始悟分類，由甲骨及商代彝銘，推見文字發生，由於圖畫，乃追溯原始，明其構造，蒐集歷史，通其變化，遂作導論，痛立條例。蓋許呂以來，未窮斯祕，敢謂入神之作，不無艸創之勞。苟天之未喪，假我數年，得專意卜辭，依次寫定，猶欲論釋彝銘，尋究陶鈐，條理終始，完成斯業。然饑驅行役，未知所屆，或且重蹈前失，徒託空言。故藉是編之成，畧據所懷，用以自戒，庶亦異日追憶之資也。民國二十八年三月十九日。

此書所錄拓片之攝景者，為周君儲皖峯先生所介紹，印刷方面，孫海波先生所助為多，附此志謝。



五



乙



四甲



八



六



七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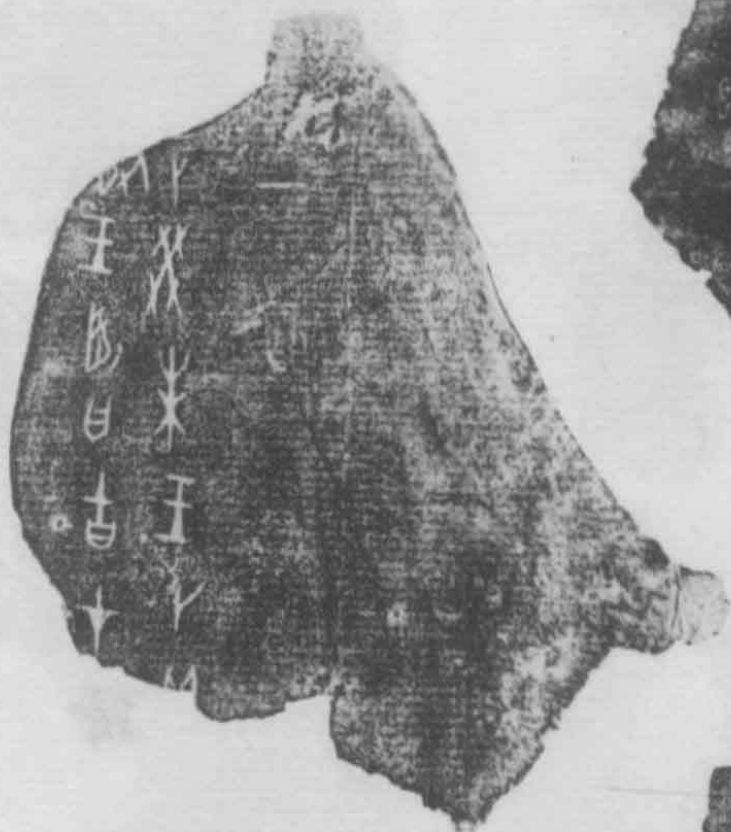
一四



一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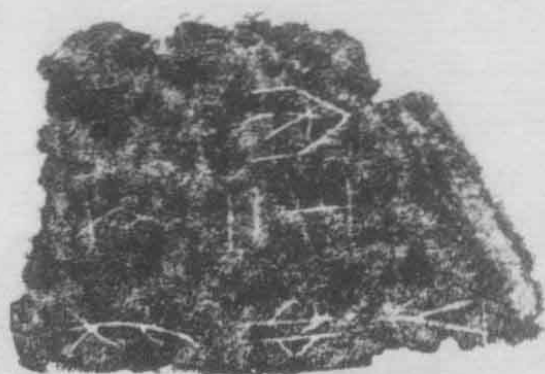


一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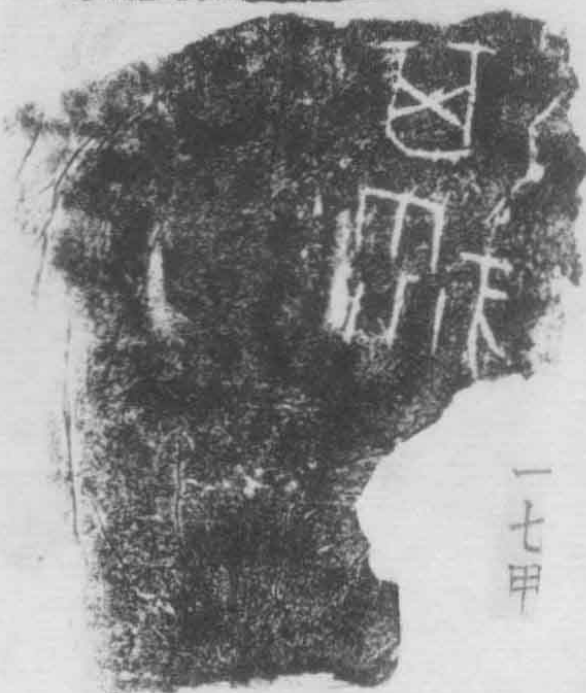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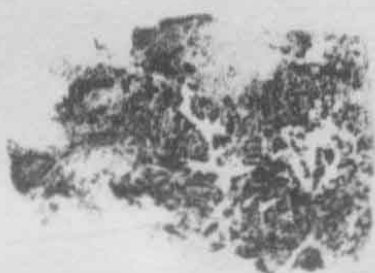


乙

一九甲



乙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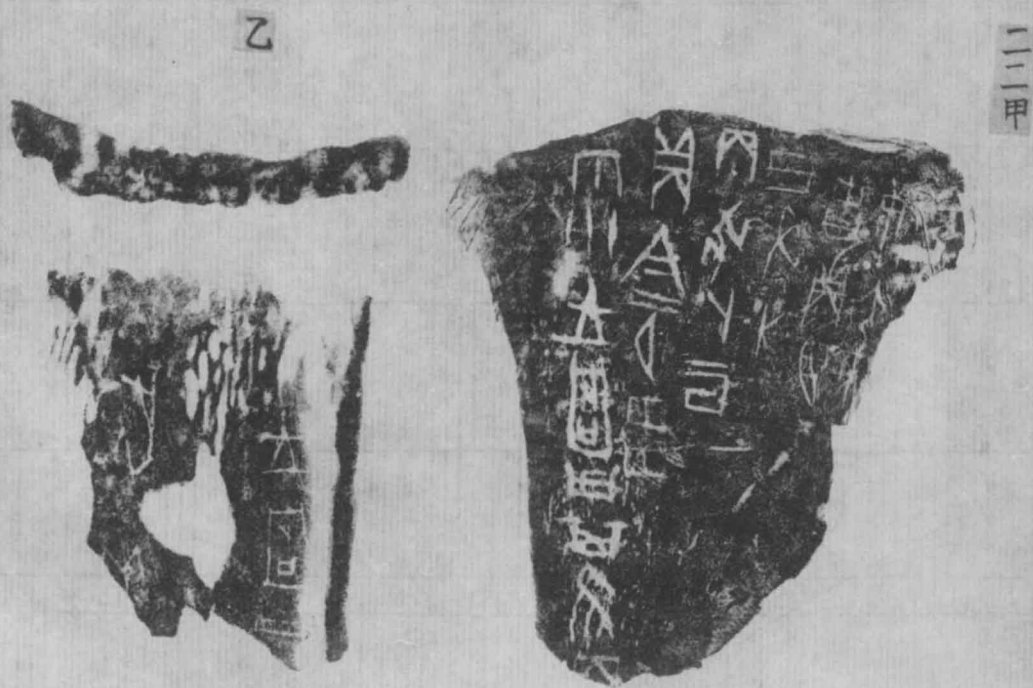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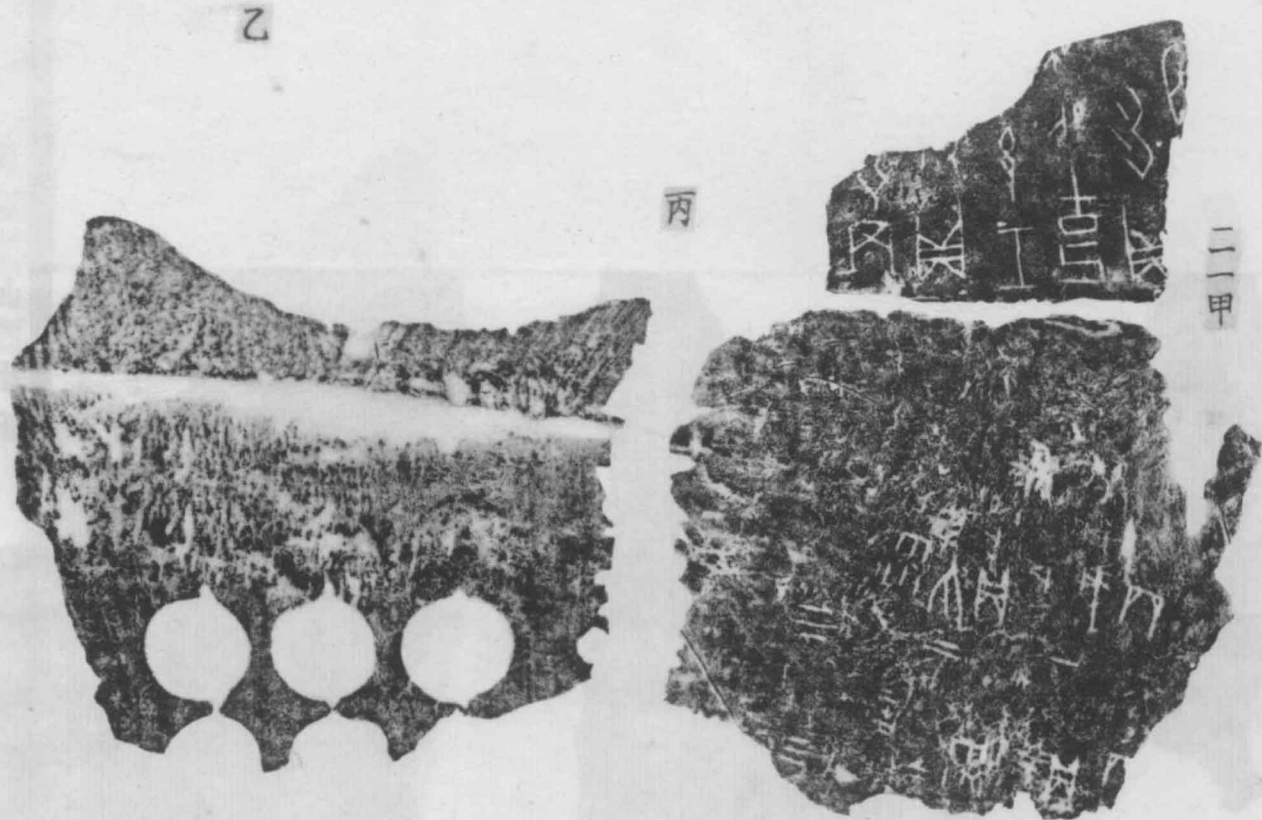
一七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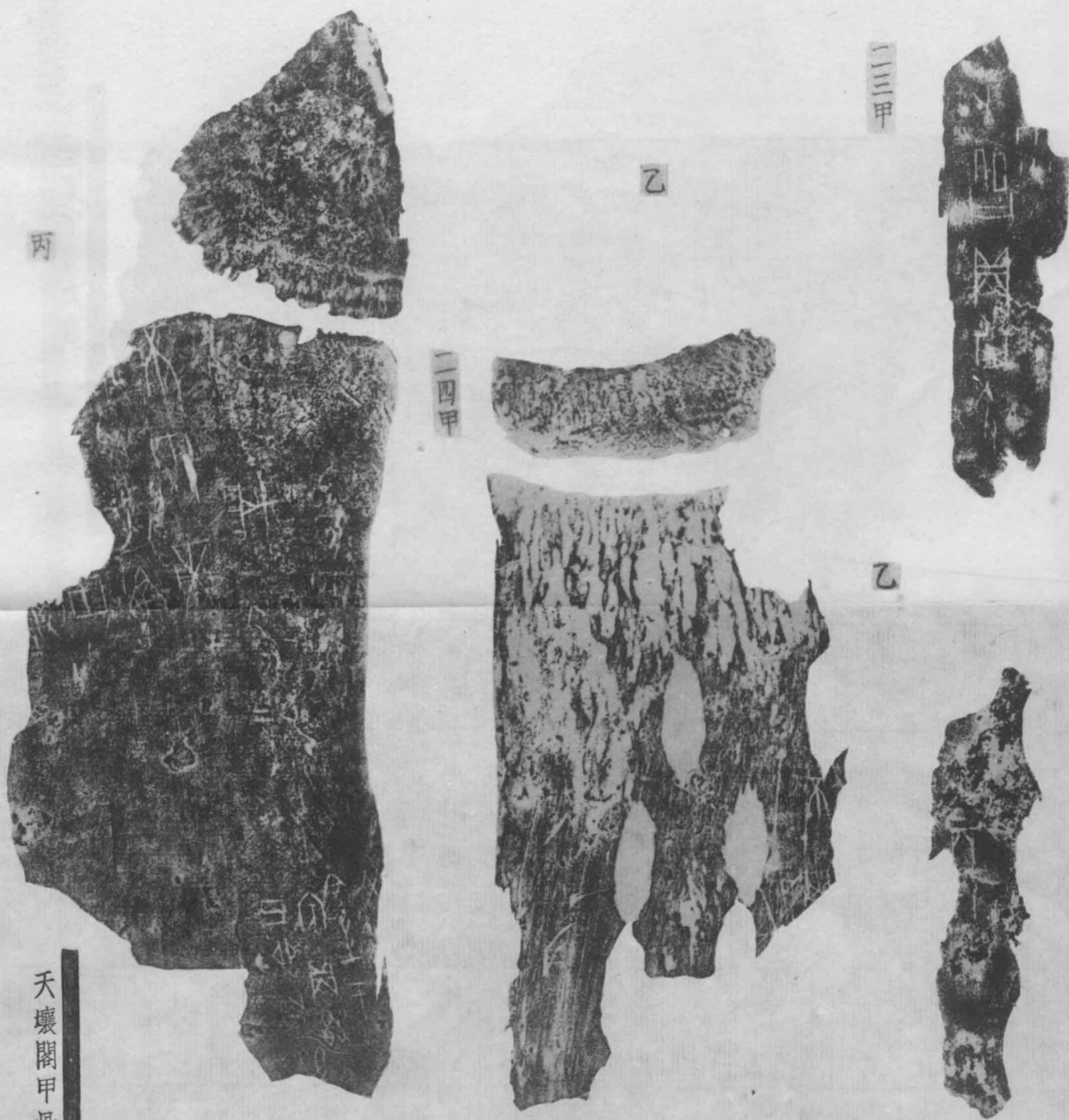
一〇



一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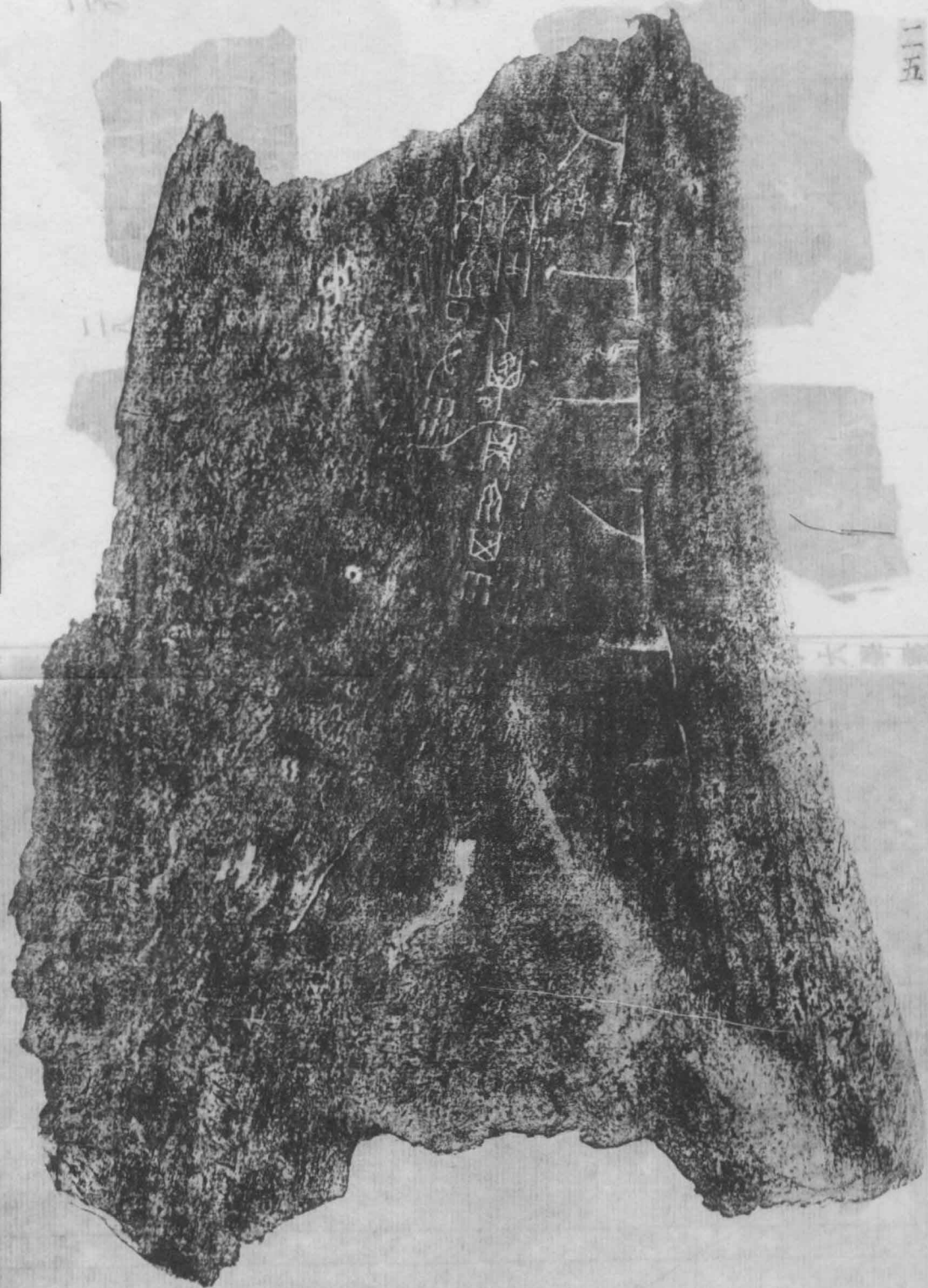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一五

天壤閣甲骨文存

六





二八



二六

二七

二九

